


牧童长篇原创 

# 水戒指

文欢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牧童长篇原创



\* T265928 \*

# 水戒指

文欢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戒指 / 文欢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0


ISBN 7-5059-4430-4

I. 水...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1753 号

## 水戒指

- 作 者 文 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聂道先  
特邀编辑 张 明  
责任印制 吴若竹  
排 版 爱宝隆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62 千字  
印 张 8.5  
插 页 32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430-4/1·3454  
定 价 22.80 元
- 



## 目 录

### “美人鱼”在哪儿 / (1)

这次是唐安安逃跑史上走得最远、事情最大的一次，以前她经常用“搬家”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换一个新的电话号码，结识一些新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荒唐”。

### 忧伤是一种暗号 / (35)

丁苇伏在了唐惠惠的身上，把她的乳头轻轻地含进了嘴里，像含着一颗小小的糖块，那一点点的甜从他的口腔蔓延到了他身体的下部……

### 在空屋子里唱歌 / (72)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让张凤几乎要疯了，她怎么也无法置信，这么一个品学兼优、清高傲气的女儿竟然是怀孕了。

她怔怔地看着刚刚十八岁的唐惠惠问：“真的吗？”



## 被雨淋湿的旅程 / (99)

泥燕身上的女巫气质在唐安安的记忆中挥之不散，后来她无意中听说泥燕的母亲就是个乡村巫医，并且和泥燕父亲的结合也非常的蹊跷。

## 接近女孩儿春天的嘴唇 / (128)

唐惠惠甚至始终没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一双厚实得像熊掌的胖手压在了她小巧圆润的乳房上……

当她醒过来时，发现枕边有一沓松散的钞票。

## 命中注定不能与你同行 / (163)

唐安安突然意识到这首歌的歌词很像她和杜岸的写照。虽然这场爱情现在还只是她一个人登场，杜岸还躲在灯光没有照到的角落，观众还看不见他。但她是不会退缩的，既然上场就要把戏演好。

## 相见不如怀念 / (193)

唐安安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端详了自己好半天，她颓然极了，这种做爱的过程与她期待和想像中的太不一样，过于简单也过于平淡，简直让人有些懊恼。

## 回到寻找的路上 / (224)

唐安安在高潮来临时突然看见了杜岸的那张脸，于是她的眼泪便在极度兴奋中掉了下来。

她想，那将是她梦中的一张脸了，老许也是。她会珍藏他们，在她寻找的路上。

## 结局 / (254)

唐安安和吴晨在风景区住的房子有一扇大窗对着海面，暑期的海滨到处是半裸的人体，特别是做爱的同时又能看到海水，使得唐安安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童话色彩。



## “美人鱼”在哪儿

### 1

像人们容易相信“红颜薄命”一样，长相漂亮的女孩子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原谅。唐安安算不上漂亮，但她却属于天生就容易犯错误的那种。

那些错误的痕迹随处可见，可能是她一脚踏进去的，本来就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迷津。当然，最致命的错误是她的太过梦想。

是否生活该和梦想无关呢？

列车启动几个小时之后，唐安安坐在窗口旁已经是个安闲自若、神态轻松平静的女人了。

旅途的孤寂难耐，容易唤起很多往事。回忆能很有效地

打发时间。

车到S市需要整整两天两夜，唐安安是故意坐火车的，她要好好想想心事，调整捋顺一下乱七八糟的思绪。

虽然她天生就不是个太细腻的女人，容易思路松散、粘不成块儿，就像她的手纹，旁枝细蔓的纹路太多，没有一条明晰的能起主宰作用的主线，这也正是她从不让人看手相的原因。

但这倒很适合她的个性，她确实是个不喜欢受约束的人，所以她也挺坦然地接受着现在所有属于她的生活：独身、居无定所且无人问津，两年中已经搬过十九次家；赚钱，也及时地挥霍，而眼下则又因透支负债而出走，要去一个陌生的南方小镇暂时躲避。

那是一个被水围绕的优美的微型城市，唐安安临去前曾在—座香火正旺的寺庙里抽了个签，找方丈细细询问，那方丈说她五行中缺水，最好去个有水的地方，也许能躲过—劫。

唐安安私下揣摸觉得很对，她想她似乎真的与水有缘，小学二年级在游泳池差点儿被淹死时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然后由于身体条件好被市游泳队录取，大赛还得过奖。她只要一进到水里，便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条鱼，那种轻松和惬意的感觉让她的头脑—片纯净。

她打电话给那个水城里惟一认识的网友“苍”说：如果有人要去那里抓她，她可以—下子跳进水里，在水里潜伏，就像—条“美人鱼”—样。在夜晚再偷偷地钻出水面，看岸上的万家灯火。

想到“美人鱼”，唐安安又天真地想到了“巨人”、“巫师”和“小矮人”，想起—本书叫《哪些人生重要的道理我

们在幼儿园都学习过了》。

苍突然问：“你常常这样躲避吗？”

唐安安愣了一下，但随即微笑着说：“是的，常常。这也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苍说：“那就来吧，这里有足够的水让你这条‘美人鱼’游戏吐纳，并且‘网’再多也打捞不到你。”

“网”，唐安安对这个字眼儿有些反感，但马上意识到，他指的是如果想在海边沙滩上一群群着泳装、戴泳帽、泳镜的男男女女中，找出你要找的人来，的确是很难。

苍在那个小镇的图书馆工作，负责那里的电脑维护，他们在网上已经认识了一年多，虽未曾谋面，但唐安安喜欢这个“苍”字，它让她有瞬间的惊诧和恍惚。

她还不禁想起了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来，她想起小说的开头，林道静也和她一样坐在火车上。林道静穿着一条白色的短旗袍，皮箱中装着一支心爱的长箫，在车厢里是那么美丽，像一枝荷花开在污浊的水面上。林道静是神情黯然的，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想着未来的生活。

而此时的唐安安却想不太清未来的生活，但有一点她和林道静一样，那就是也要去“另”一个地方，开始“另”一种生活。暂时的、还分不清头绪的生活。

这次是她逃跑史上走得最远、事情最大的一次，以前她经常用“搬家”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换一个新的电话号码，结识一些新的人，但毕竟还是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有一次她搬到了郊区，已经接近另一座城市的边缘了，但半年之后还是又回来了。她也不知道她究竟舍弃不了什么，并且那里已经没有她所爱的人了。



列车开到第二天中午时，唐安安看着窗外与她出走的那个城市迥然不同的中原大地，竟开始饶有兴致地想起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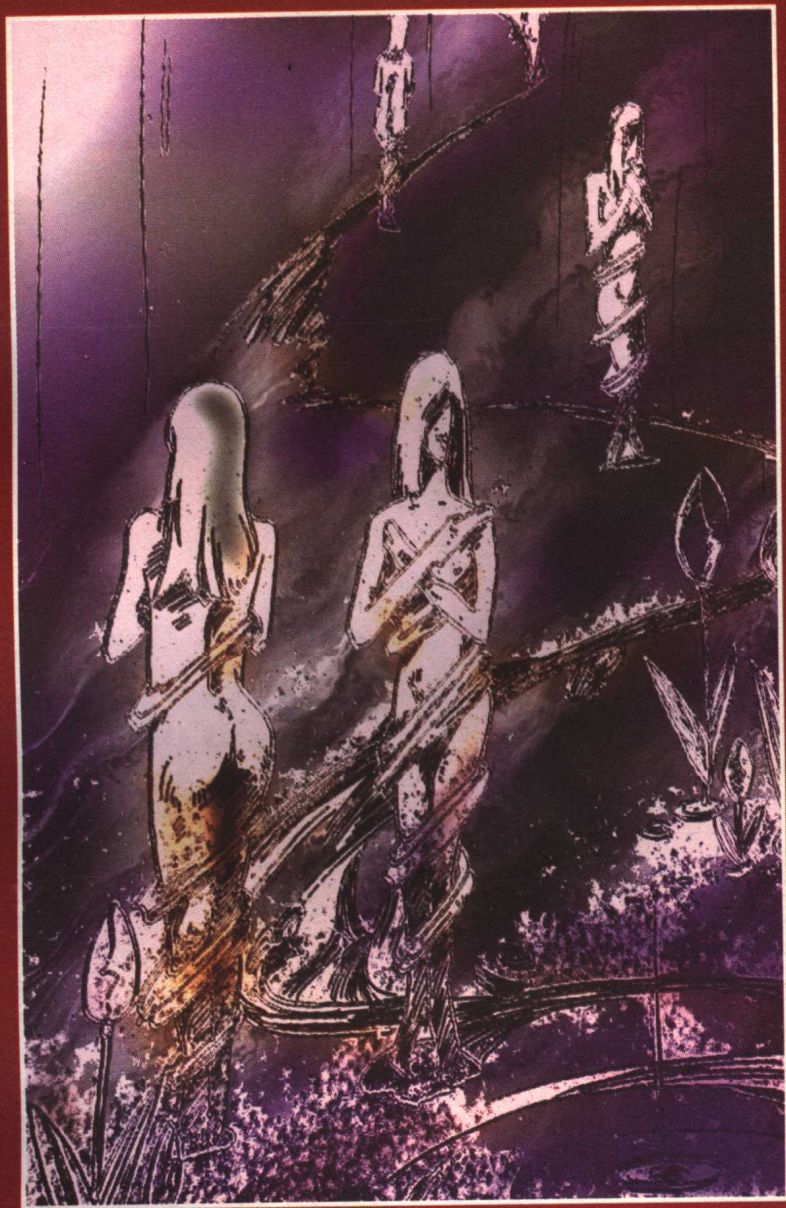
最先想起的是从部队转到地方房地局的马处长，那是个戴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保持得很好，修长、有些年轻人似的挺拔。尤其是腹部很平坦，使他看起来至少年轻七八岁。

他们是在一次特殊的聚会时认识的，并成为挺要好的朋友。唐安安自称有好几个这样具有“暧昧”关系的异性，介于“情”与“友”之间，并且常常在这两边微微摇晃。一旦真的要超越界线时，又总会及时地扭转过来，彼此默契地保持着这种临界“爱”又不会超越“友”的情感关系。她觉得这样很好。她喜欢与能把握住自己的男人们交往，从中她觉得自己能越来越变得聪明。但凡能真正做到把握适度的男人，肯定也是非常“成熟”和非常“聪明”的男人。

唐安安喜欢暗自享受那种来自于他们，并又能常常激发出自己游刃有余地迅速拉近某种距离和举重若轻地排除某些障碍的感觉。当然，这也须小心翼翼地把握好尺度。她始终认为：取舍间的牺牲，比起情感上的付出显然痛苦会少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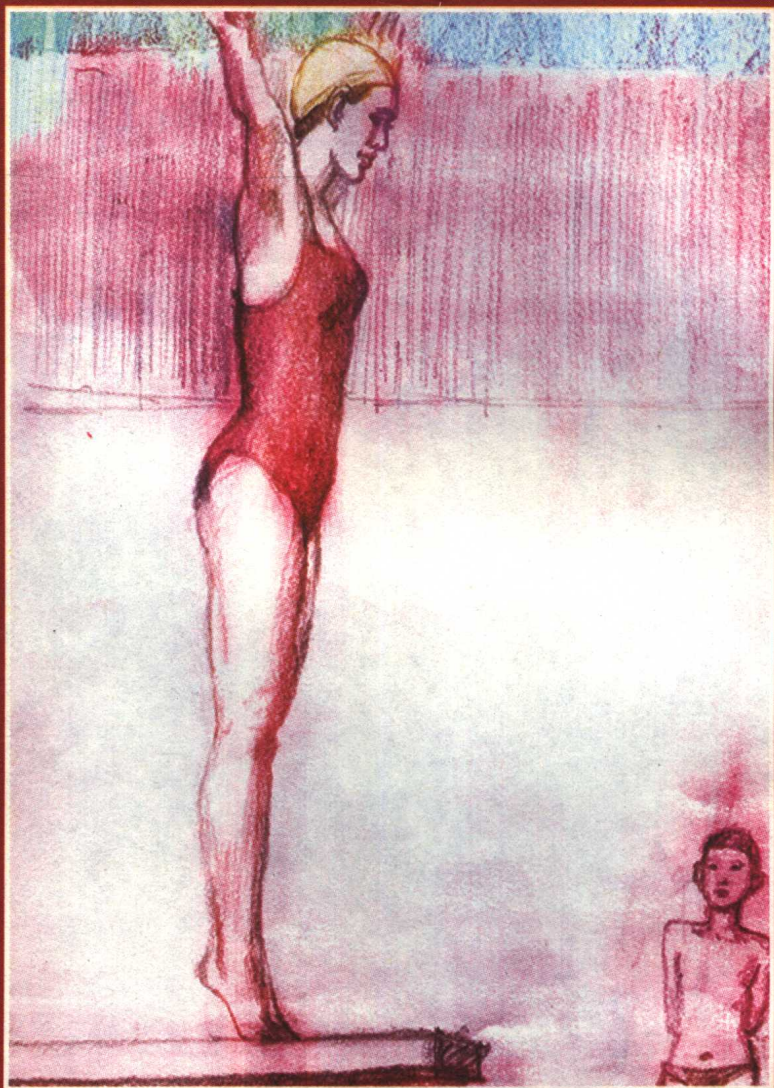
马处长是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冷幽默，这一点让唐安安觉得有兴趣。她觉得这种城府老道、处变不惊中透出的幽默感会更让人回味无穷。比如，唐安安一开始客套地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表情严肃地说，忙着胡乱地生活等等。

他讲他的生活隐私。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对唐安



这次是唐安安逃跑史上走得最远、事情最大的一次，以前她经常用“搬家”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换一个新的电话号码，结识一些新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荒唐”。





唐安安似乎真的与水有缘，小学二年级在游泳池差点儿被淹死时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然后由于身体条件好被市游泳队录取，大赛还得过奖。



安说心里话，大概是因为她听过就忘的天性让人一览无余吧。但重要的似乎更是她的性格，她是个聪明、善解人意、从不搬弄是非的女人，大大咧咧的、从不患得患失，这点的确是有别于大多数的女人。

马处长很讲究衣饰，喜欢穿质地很好的棉质衬衫，透过衬衫的领口袖边，能让人窥测出里面的身体是经过锻炼的，正是基于对那种带有肌肉块男人身体的联想，不由让唐安安对他产生了些好感。她喜欢男人坚定、执著、处变不惊，这种男人的眼神容易让她心动。

那次是马处长单独约她，以前的几次总是一桌子人，马处长给唐安安留下的印象多少有点儿清高。但在唐安安一个人面前，他则更多的展现了宽容豁达并很热烈的一面。

他先是讲他跳舞如何如何的好，是那种很正规很标准的国标舞。这可能是遗传，属于形象思维那部分的。他说他母亲曾是上海滩的一名舞女。

他对唐安安说他从不对别人讲他的家史，他小的时候曾为母亲的这段经历感到羞愧。据说她曾和国民党的好几位高官有过接触，也算是“交际花”吧。上海解放时她本想跟一个人去台湾，可被甩了。她于是和他的父亲结了婚。当时他父亲是那个人的侍卫。据说他一直就暗恋他的母亲，也算是缘分吧。

马处长说这些话时的眼神有些恍惚，让唐安安觉出他对母亲的这种选择多少有些无奈。

马处长叹了口气，继续说：“非常时期定会有非常的‘爱情’故事，就像《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不是非常感人，就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不过，我还好。从小就懂得保护自己。文革时在圈儿里，我第一个加入‘红卫兵’。为了摆脱这种家庭阴影，曾一度和他们断绝关系。当时做的这些真都是发自内心的。天天喊‘亲不亲阶级分’的口号。后来我当兵、入党、提干、上军校。那个时代的‘好事’我都赶上了。”

马处长诡谲地笑了笑：“在部队时生活很单调，总盼着周末，因为只有周六晚饭后才是真正的自由活动时间，一直持续到周日下午三点，大概全国各兵种的军营都一样。所以，只有周六晚上我才可能约她。”

随后，唐安安便知道了马处长说的“她”是个20出头的女孩子，他们常去县文化馆跳舞，或去“六·八”厂（当地一个上万人的“三线”军工厂，她家就住在厂区内，她父母也是上海人，十年前为响应号召跟一帮儿人到这山沟儿“深挖洞、广积粮”来了）的俱乐部看电影。那个女孩儿属于高中毕业教小学那种，而马处长刚好是她执教那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戴着红领巾看上去像个活雷锋。

那时部队没有军衔，是官是兵只看军装上衣兜的多少，少尉与将军的着装一样。

那个女孩儿经常大大方方地带着他，穿着提干后的第一套“官服”，在她家附近的公共场所出双入对。相比之下马处长倒显得拘束，总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因为部队有规定：不准战士与驻地老百姓谈恋爱，据说这种事曾经破坏过神圣的“军民鱼水情”。

唐安安问：“她漂亮吗？”

马处长瞪起眼睛郑重其事地说：“漂亮，皮肤和你一样白，特别是那‘纯’劲儿。你去过海南岛吗？当地人把用天

然的椰子壳做的工艺娃娃叫‘椰妹’，她很像那种娃娃。”

唐安安被逗得笑出了声，她知道他说的那个玩意儿，千篇一律的圆脸儿、细条眼儿加上齐齐的刘海儿。

“1979年3月初，全师备战动员（对越自卫反击）。我火线入党。宣誓后，又代表新党员宣读请战书，风光了一个下午。那天刚好是周六，晚饭我们几个偷偷地喝起酒，没参加集体活动（看电影）。一个人回宿舍后忍不住给她打电话。

她来时手里提着两瓶啤酒，说是我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让她买的。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我宿舍。看得出来她不会喝酒，越不会喝，喝的就越快，一瓶酒转眼就没了。

灯光下她脸红得像我洗褪了色的领章。说话时目光一直没离开过空杯子。

她告诉我下午学校组织听‘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观摩课，主讲是一位老太太。说来说去还是讲魏巍。她觉得没时代感、没激情、干巴巴的。她还说要是她讲肯定比老太太讲的好，因为她特别喜欢看我穿军装的样子。

我心里‘怦、怦’直跳，不知咋的，她这番话非但没能刺激我，反而使本已靠近她的身子又向外挪了挪。

其实我们每次分手后，我都恨自己，不止一次的发誓下次见到她一定要……但总是‘临门一脚’时就不会踢了。细想也不是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装’。

我意识到再坐下去也没戏，时间长了又怕被人看见。提出出去走走，出了部队大门，她就肆无忌惮地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也极力靠近她，是不曾有过的亲近。但瞬息，我就觉得自己在宿舍的表现糟糕透了，不单单是懦弱，简直是猥琐。她家的楼里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只有三楼左数第三、



四两个窗口是黑的。她没表现出异样。像是知道家里没人。

我鼓起勇气，用双手捧起她的脸，她也紧紧地将耳朵贴在我的胸口，眼睑羞怯地闭成了弧线，刘海儿整齐地一根根似的摆在额眉间，月光下妩媚娇柔，精致得像一幅名家的素描。以至于多年后我在海南岛看到‘椰妹’时，心里便不禁一颤。

月光似水，我俩的影子在地上重合在一起，很是惬意。

‘我怕黑’她轻轻地说。‘楼道里黑得像窟窿。’

‘别怕，我呆在这儿，等你进屋后再离开。’

‘今天是周六，我爸妈去西安了，明晚才回来。’

‘部队要晚点名的，今天下午刚……’话没说完，她就推开我，转身疾步奔进楼门，双手习惯地提着长裙。

窗口白光闪了两下，灯亮了，但没见她的影子。

我回来时电影刚好散场，我魂不守舍地跟在人群后面。同室的安徽籍老王看完了电影黄梅戏《天仙配》显得很兴奋，津津有味地给我讲有关严凤英自杀的事，我却无端地羡慕起那个傻乎乎的董永来。

晚点名时，参谋长通报了云南、广西两地前线的战事。”

唐安安问：“然后呢？”

“后来我们又见过两次，一次比一次疏远。她说她当了毕业班的班主任，很忙。后来，她又说要补习功课，准备高考。记得我还建议她报考理科，理由是考理科的如果没考上，转年再改考文科准能成。

前线我自然是没去成，可两个月后却被意外地保送到兰州步校学习。”

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马处长神情显得纯净而深沉，不管

他的故事是真是假的，唐安安的心里还是浮上一层温情来。

马处长还说他特别喜欢女人做教师，理由是那种职业气质能给人以娴静、聪颖和善良。每年还有两个假期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他说他还暗恋过一个女教师，大约三十岁，山东籍，稳重端庄得有点像节目主持人倪萍，是他战友的妻子，随军后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地理。

他临转业时夫妻两人一起为他饯行，他感觉到两人的眼中都隐含着些朦胧的深情，吃到快结束时，突然停电了。

大家在黑暗中并没有想到去拿蜡烛，已喝得醺然的他们觉得这种情调倒蛮好。这并不影响他们接着说话。

可一分钟后马处长突然心里一动，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喜欢的人就近在咫尺，他甚至在黑暗中更嗅出了她的温馨，更听到了她微微气吁的喘息声。他于是果断地掀起女教师的裙子，摸到了她细腻的大腿。

那是一双让他心牵魂绕的美腿啊！很多次他从自己的窗口看见她从对面楼门里出来，那两条修长笔直的大腿无论是穿裙子还是长裤都无一例外的诱惑着他。

他在那两条腿上由轻至重地抚摸着，体味着指间皮肤的柔滑。不躲闪就是迎合，他胆子更大了，开始往深处探进。就在这时，她的丈夫、他的战友突然拧亮了打火机，去点嘴里的烟……

“这就是吸烟的好处，”马处长自嘲似地也点燃一支，从激烈到怅然的叙述戛然而止。

唐安安一脸坏笑地看着马处长，也觉得故事讲到这儿恰到好处。

“真没劲，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你和那个‘椰妹’倒还可以峰回路转。”

“可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不言而喻又不可预料的。”马处长说。

列车“咣当”一声减速了，唐安安也猛然回过神来。

因为她要在后半夜下车，所以她一直坐在窗口旁想这想那的为自己提神。

车厢里早已熄灯了，四周显得很安静。

她掀起窗帘的一角望着车窗外，有时跃过一片片漆黑，有时跃过一些城镇闪亮的灯光。

她微微有些凉意，不禁缩了缩肩膀。

她感觉有人从过道的另一头轻轻走过来，好像穿的是浅色的衬衫，不然就不会在黑暗的车厢中那么显眼。

他停在她的身边，她听见了他同样轻轻的声音：“请问前边还有开水吗？”

听到声音的一霎，唐安安觉得有些晕眩，她侧过身抬起头，这时刚好有另一列火车迎面开过来，车头明亮的光束刚好射进了车厢，她看见了一张温和、英俊的脸。

猝不及防使唐安安瞬息忘记了呼吸，她“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她惊得心像被谁猛击了一下，打得她在座位上沉重得站不起来。那辆列车风驰电掣般闪过，车厢里又恢复了暗淡和平静，那个男人的身影也蒸发似的不见了。

是幻觉吗？她感到诧异和不知所措，她断定刚才听到的声音就是发自他的喉咙无疑，因为他的一切她曾太熟悉不过了。